

当代中国手机小说名家典藏

# 海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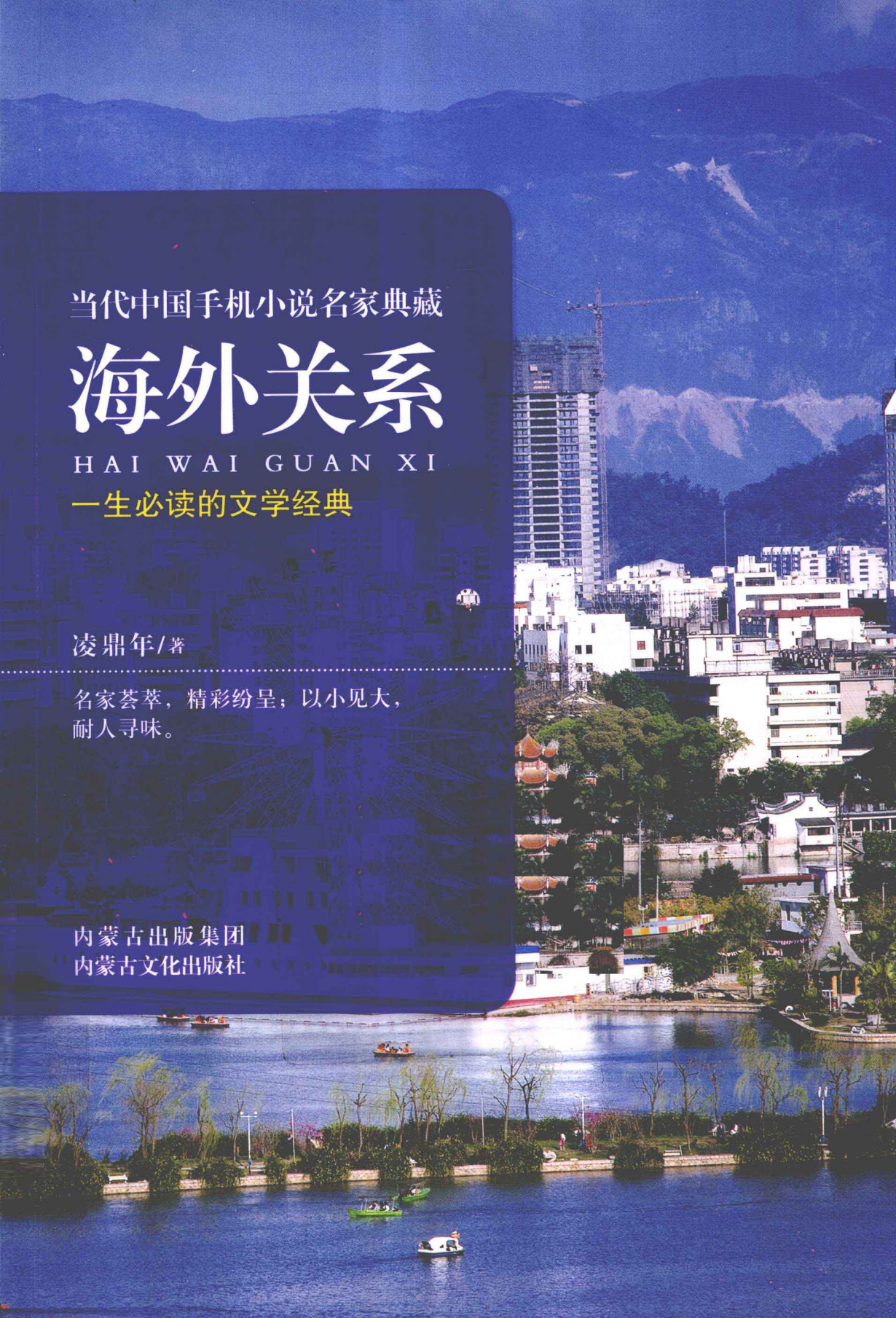
HAI WAI GUAN XI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凌鼎年/著

名家荟萃，精彩纷呈；以小见大，  
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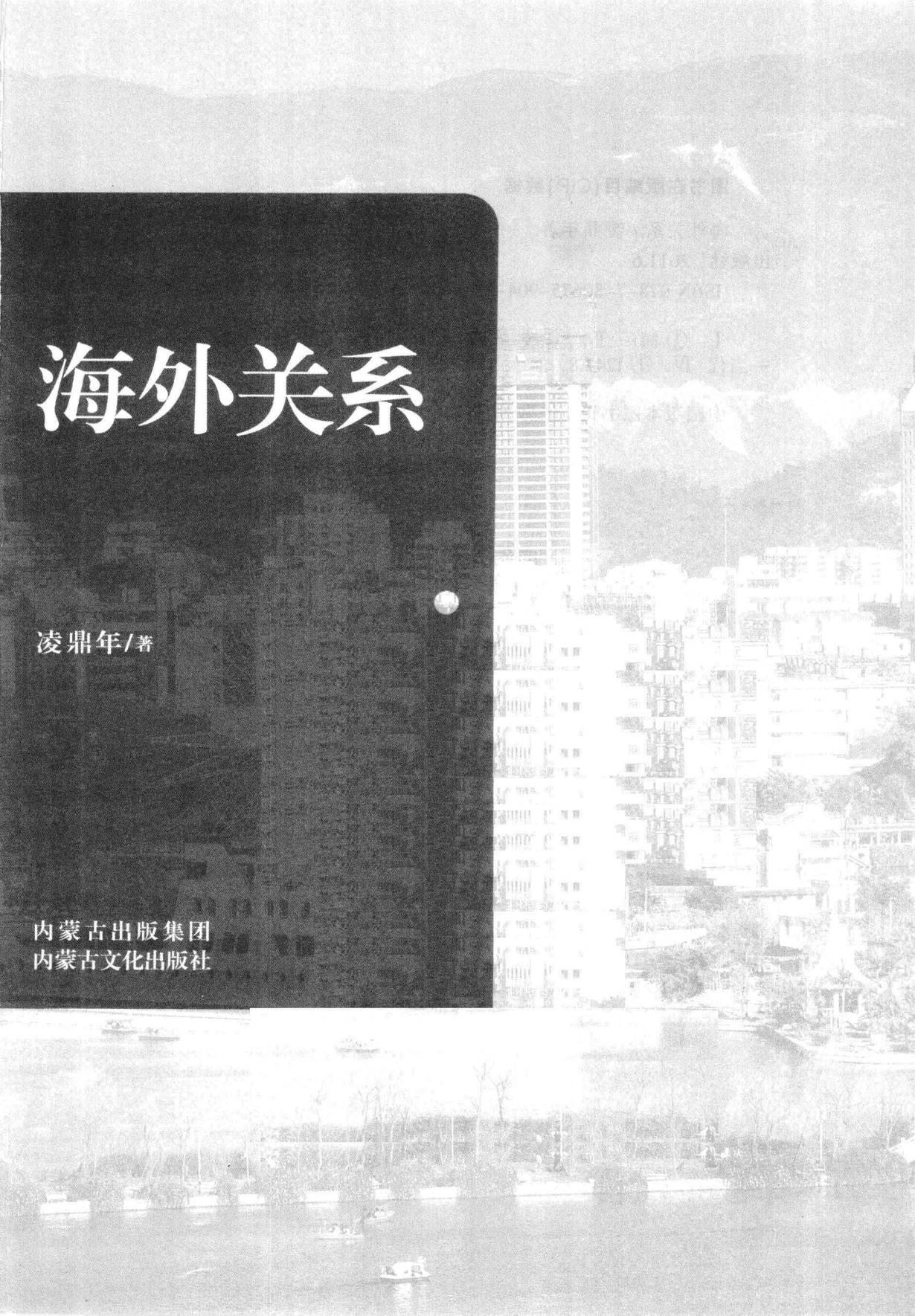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海外关系

凌鼎年/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关系 / 凌鼎年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675-904-2

I. ①海… II. ①凌…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223 号

**海外关系**

凌鼎年 著

-----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

ISBN 978-7-80675-904-2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凌鼎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美国纽约商务出版社特聘副总编、香港《华人》月刊特聘副总编、《澳门文艺》特聘副总编、新加坡《环球华人作家》（数字版）主编、美国“汪曾祺世界华文小小说奖”终评委、香港“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总顾问、终审评委、蒲松龄文学奖（微型小说）评委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文小说终评委，全国12+3微型小说大奖赛终评委，美国“国际《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香港文学》《新华文学》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过约3000多篇作品，700多万字。出版过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散文集、随笔集、文史集等24本。作品译成英、法、日、德、韩、泰、荷兰、土耳其、维吾尔文等9种文字，有500多篇作品发表在世界25个国家与地区的报刊。《茶垢》《让儿子独立一回》等16篇收入日、韩、美、加拿大、土耳其、新加坡、香港的大学教材、中学教材和当地国汉语培训教材，还被国内多家大专院校选为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及教辅教材，并收入《全球100位名人与中学生谈名利》《全球100位名人与中学生谈诚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获奖作品集》《微型小说鉴赏辞典》《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21世纪微型小说排行榜》等海内外200多种集子。作品曾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最高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金麻奖等

大小 200 多个奖。主编、出版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100 强》《青少年一定要知道的奥运全集》等 100 多本集子。是中国大陆唯一应邀参加过在新、泰、马、菲、印尼、文莱、香港召开的 1 至 8 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作家，还应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邀请赴美国参加过“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去维也纳参加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年会、应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邀请去新西兰奥克兰参加文学研讨会，应邀去澳洲参加“墨尔本华人作家节”，与“中澳作家悉尼文学研讨会”，还应邀访问过台湾，并应邀去香港、澳门、新疆、内蒙古、贵州、四川、湖北、浙江、江苏等各地讲课。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电台、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江苏电视台、江苏电台，香港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以及美国蓝海电视台、澳洲 sbs 国家电台、澳亚民族电视台等多家海外媒体采访报道过。



|                  |    |                |    |
|------------------|----|----------------|----|
| 好色之徒 .....       | 1  | 小乔又嫁了 .....    | 53 |
| 采访婚姻介绍所 .....    | 4  | 拐角处的小摊 .....   | 55 |
| 拉手手,亲口口 .....    | 8  | 游子归乡 .....     | 57 |
| 相遇在浦东 .....      | 11 | 再美丽一次 .....    | 60 |
| 邂逅初恋情人 .....     | 15 | 接吻喜忧 .....     | 62 |
| 做独身女人真难 .....    | 18 | 一夜旅店 .....     | 64 |
| 阿春的爱 .....       | 20 | 神仙楼来客 .....    | 66 |
| 败 火 .....        | 23 | 超特级厨师 .....    | 68 |
| 手机万岁 .....       | 26 | 强 子 .....      | 71 |
| 手机游戏 .....       | 29 | 做个老百姓也不错 ..... | 73 |
| 颜市长题词 .....      | 32 | 门对门 .....      | 77 |
| 敢不敢打局长一记耳光 ..... | 35 | 再 嫁 .....      | 79 |
| 病 因 .....        | 38 | 你的心我永远不懂 ..... | 81 |
| 洁癖局长 .....       | 41 | 搓麻将 .....      | 83 |
| 天赐龙井茶叶 .....     | 43 | 抓 阄 .....      | 87 |
| 空 巢 .....        | 45 | 劝 架 .....      | 89 |
| 顽石无语 .....       | 47 | 初当评委 .....     | 92 |
| 放 生 .....        | 50 | 让我回家 .....     | 95 |

|                |     |                |     |
|----------------|-----|----------------|-----|
| 最后的潇洒 .....    | 97  | 中秋团圆饭 .....    | 148 |
| 串 门 .....      | 100 | 一把手的位置 .....   | 151 |
| 意 见 .....      | 102 | 臭架子 .....      | 153 |
| 变 化 .....      | 104 | 乘一回飞机过过瘾 ..... | 156 |
| 救 人 .....      | 106 | 解脱之前 .....     | 159 |
| 出门别忘了带红包 ..... | 109 | 忧心忡忡 .....     | 162 |
| 采 访 .....      | 111 | 邹秘书 .....      | 164 |
| 最后的晚餐 .....    | 114 | 戴戒指的男人 .....   | 166 |
| 送 礼 .....      | 117 | 股民心态 .....     | 169 |
| 吸毒女 .....      | 119 | 传销(之一) .....   | 172 |
| 独标一格 .....     | 122 | 传销(之二) .....   | 175 |
| 铁 门 .....      | 123 | 邻 里 .....      | 179 |
| 防盗门 .....      | 125 | 送 花 .....      | 181 |
| 倾 斜 .....      | 127 | 打 的 .....      | 183 |
| 刻骨铭心的一天 .....  | 129 | 33 号这一对 .....  | 185 |
| 听来的真实故事 .....  | 131 | 安乐死 .....      | 187 |
| 熊掌与鱼 .....     | 135 | 靓女泱泱 .....     | 189 |
| 变 卦 .....      | 137 | 算 账 .....      | 191 |
| 离 婚 .....      | 139 | 海外关系 .....     | 193 |
| 房子房子房子 .....   | 141 | 悬 念 .....      | 196 |
| 杏元回乡 .....     | 143 | 两次被抓被审 .....   | 198 |
| 毛 病 .....      | 146 | 原 谅 .....      | 200 |

附录:

|                         |     |
|-------------------------|-----|
| 关于微型小说的对话 姜广平、凌鼎年 ..... | 203 |
|-------------------------|-----|

## 好色之徒

一晃，我调离 B 县二十年了，这次有机会重回 B 县，一则故地重游，二则会会老朋友，自然属人生乐事。

记得我离开 B 县时，贺喜春偷偷给我画了一幅《鹏鸟展翅图》，我所以用“偷偷”两字，是因为那时他还没完全平反，还属夹着尾巴做人的阶段。

我很喜欢他的这幅《鹏鸟展翅图》，至今还挂在我书房里。

这二十年，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但还是很想念他的，凭他当年绘画的基础，应该早脱颖而出，但不知为什么，我来了两天，还没见到他。

我忍不住问当地的文化局雷副局长，问他贺喜春如今怎么样了？

没想到雷副局长回答说：“你问的是好色之徒贺喜春啊，早离开这儿了。”

可能是“好色之徒”四个字使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不便再多问下去。

难道贺喜春这小子又犯这方面错误了？

记得七十年代初，贺喜春下放到了 B 县的鹿寨中学当美术教师，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的高材生，到鹿寨中学当美术教师，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他怕久不摸笔，专业会荒废，就偷偷摸摸地搞些油画创作，好在他关在小屋里画，外人并不知晓。

也是合该要出事。那天房东刘大婶家的一只小鸡走失了，刘大婶找到了贺喜春的小屋里，无意中，刘大婶见到了床背后一幅光屁股女人画，

呀，这不是她闺女冬桃吗？刘大婶大吃一惊，气得怒火直冒，当场就骂开了。“好你个人面兽心的贺喜春，还老师呢，猪狗不如，竟糟蹋俺闺女，叫俺以后哪有脸出门，叫俺冬桃以后咋嫁人？……”

刘大婶这一骂一闹，邻居对门的全过来了，一看那个大奶子大屁股的裸体女人图，男的看得眼都直了，一个个热血冲动，女的则“呸呸呸”地骂贺喜春是大流氓。

那会儿贺喜春还在学校里，一切都还蒙在鼓里，直到民兵连长带人把他捆了带走，他还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啥事。

这边刚开始审讯，那边出大事了——冬桃因受不了寨里人的指指戳戳，竟一根绳子在屋后老枣树上吊死了……这下，贺喜春的罪名就更大了。愤怒的冬桃家属非要揍死贺喜春不可。

贺喜春万般解释，说他与冬桃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有次隔窗见冬桃在院子里用瓢舀水冲凉，觉得很美。根据观察加想象画了这幅《冲凉的少女图》，只是贺喜春的这种解释在寨里人听来，太假太假了，认为他不但好色，还不老实。义愤过度的人们，把贺喜春的脸煽得又红又肿，还打断了一根肋骨。从此，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不得不放下了他心爱的画笔。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算日子好过些。只是当地人人都知道他是爱画光屁股女人的流氓，所以没有哪个姑娘敢嫁他。

或许是贺喜春压抑得过久过深了，后来真的犯了这方面的错误，我真为他可惜，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确实是个人才，但我没能力帮助他。

世界上的事有时比小说里的情节还巧，我从B县回去不久，又有机会去深圳出差，当地文友建议我去看看《好色之徒画展》，或许是我太敏感了，一听“好色之徒”四字，我自然而然联想到了贺喜春，我脱口而出：“是不是贺喜春的画展？”

竟被我猜中了。

贺喜春见是我，高兴得没话说。他告诉我，他直到我走后第三年才得以平反。因当地风俗容不得他画人体画，把他定位在好色之徒上，被迫无奈，他于1990年流浪到了深圳，如今已有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并且索性

命名为“好色之徒油画工作室”，一为表明自己的艺术追求，追求色彩的明快与亮丽；二为不忘过去日子遭遇，以激励自己奋发。

他还给我看了他请名家刻的一枚闲章，就是“好色之徒”四字。他在送给我留念的《贺喜春油画选》上面就盖了“好色之徒”这枚闲章。

据我了解，贺喜春至今孤身一人，没有成家立业，他说：“我不敢自比林逋，学他梅妻鹤子，但油画已成了我永远的情人与妻子。”

我愈发喜欢他的这枚闲章了，真的，我好喜欢。

## 采访婚姻介绍所

年少文是个作家，是个名作家，在娄城属文化名流，哪个月不在电视台露个几回脸，因此，他这张脸就是名片。娄城那些常看看当地新闻的，十有八九见过他这张一面孔文气的脸。

年少文在娄城知名度是不小，可作家还是业余的。因此，他每天得上班下班，写作是晚上或双休日、节假日的功课，好在年少文习惯了。

年少文除了外出参加笔会等，每天都要从家门口的那条双阳路上走好几回。可以说，双阳路上每个店铺他都熟悉，他的笔下也不止一次写到这些店里的人与事。最近，年少文发现双阳路上新开了一家名为“鹊之桥”的婚姻介绍所。作为需要观察生活的作家，年少文每回经过都会有意无意往里瞟一眼，看看有无生意，看看哪些人会进入这婚介所，从而产生很多联想。

有天，有家《爱情与婚姻》杂志来电话约稿，约他写篇反映爱情与婚姻方面的稿子，最好是纪实的，并言明稿酬从优。年少文马上想到了鹊之桥婚姻介绍所。

年少文有天跟局长一起下基层，回来时离下班还有个把小时，局长让司机直接送回家，不去单位了。司机送罢局长，就送年少文回家，在车子路过鹊之桥婚介所时，年少文心血来潮叫司机停了车，他准备去采访一下，说不定会有故事，能写篇有卖点的纪实文学呢。

值班的一位富富态态的老阿姨一见年少文进来，顿时眼睛一亮，欣喜万分地说：“欢迎大作家光临，保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年少文没想到这位陌生的老阿姨竟认出了他，心中不免有点自喜。但听她口气，又似乎有点误会，误会自己是来求借鹊桥的，年少文想想好笑。他刚准备向老阿姨说明一下来意。进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少妇一进门就问：“宋阿姨，如果没有合适的就算了。”

“有，有，有，你看看，大作家都来了，怎么会没有呢。朱老师，你与大作家先聊起来，我去领个孩子，一会就来。”说着，宋阿姨就匆匆出了门。

年少文从宋阿姨的嘴里知道了这位少妇叫朱老师，猜测她是来征婚的。或许她身上就有故事，顿时产生了兴趣，就很客气地说：“朱老师，坐。肯陪我聊聊吗？”

朱老师显然也认出了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乃大名鼎鼎的作家年少文，她做梦也没想到鹊之桥婚介所会把作家介绍给她。年作家的年龄、社会地位与他的知名度等等，自然是朱老师最理想的选择。她脸一红，柔柔地说了一声：“年作家，我读过你不少作品，我还在课堂上讲过你的作品，我和我的学生都很崇拜你……”

就这样两人自然而然地拉开了话头，不知不觉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连肚子也没觉得饿。

当宋阿姨来关门时，两人都有点不好意思，朱老师连连对宋阿姨说：“谢谢，谢谢！”

年少文第二天上班路过鹊之桥婚介所时，被宋阿姨叫住了，她先笑嘻嘻地问：“昨晚的还满意吗？”

年少文想想采访到了不少素材，就脱口说道：“不错，大有收获。”

这时，宋阿姨递过一张表格对年少文说：“来，大作家，填张表，交300元钱。”

年少文一看表，知道这宋阿姨搞错了，以为他昨天是去相亲的，连忙解释说：“宋阿姨，你误会了，我昨晚是来采访的，不是来相亲的。”

“嘿，你这个人，还是大作家呢，进都进了我这个门，还不敢承认，真是的。是怕坏了你名声，还是想赖掉这300元介绍费。我告诉你，这表填不填也没关系，你的个人情况网上都有，可这300元钱你是绝对不能赖

账的。你想想，朱老师，多好的姑娘，你比他大一轮，人家也不嫌弃你，这打着灯笼也再难觅第二个。”

“我没和她谈，真的没和她谈，只是采访了她一下。”年少文尽量陪着笑脸解释着。

“不行，不给钱，你休想出这个门！”宋阿姨的嗓门大了起来，马上有人来围观了。宋阿姨一见人多，更来了劲。竟然当着众人说：“你们看看，昨天在这儿，粘乎粘乎了两三个钟头还不想分手，过了一夜，就拔出卯头不认账了，天下哪有这种事——”

“你、你怎么说这种粗话。”年少文也来气了。他见围观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知道他们不明真相，就解释说自己根本不是来相亲的。

宋阿姨一脸鄙夷地说：“算了，谁不知道你们这些文人风流成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自己老婆甩了，又勾搭了一个小骚狐狸精，现在小骚狐狸精又把你甩了，你只好跑到婚介所来碰运气……”

年少文没想到宋阿姨会当着这么多人造这种谣言，很气愤地说：“大家别听她胡说八道，我年少文根本没离过婚，我老婆——”

“别解释了，关于你婚变的事，我们已听说过了。你是名人嘛，我们理解。”

“听说你还包了个二奶，叫什么来着？”

“你不是还有许多文学女青年以身相许吗？干吗还来婚介所，掉价！”……

围观的人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

正这时，年少文老婆上班路过此地，听到大伙在议论他先生，就挤了进来。年少文像盼到了救星似的，指着他老婆说：“各位乡亲，这就是我的结发妻子，天天在这条街上跑进跑出的，想必大家脸熟，我俩结婚十多年了，谁说我们离过婚。”

年少文妻子的出现，终于使兴奋而杂乱的议论冷了下来，大家知趣地散了。但宋阿姨依然揪住年少文，非要他付了那三百元不可，年少文无奈，给了一百元，算是采访费。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下去。

不久，年少文发现见到他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他了。一打听才知道，关于他上婚姻介绍所的事已传遍了大街小巷，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年少文离了婚，包了二奶，又被二奶甩了……

年少文还发现，原来冷冷清清的鹊之桥婚介所生意日见火红，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因为宋阿姨会向每一个新来的男女介绍这儿曾接待过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年少文。

再后来，关于年少文进婚介所的版本已达到了两位数，年少文浑身长嘴都辩不清了。

## 拉手手，亲口口

新来的吕局长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元旦过后的一次局党委会上，他一锤定音，今年春节前，局里要举办一个迎春联欢会，能唱的唱，能跳的跳，热热闹闹，有点气氛嘛。

吕局长发话了，能不照办吗?! 只是满打满算也仅二十来天，这节目哪来得及准备?

从那一天后，我这个干实事的，就屁颠屁颠忙开了。还算好，大伙儿还卖我面子，好容易定下了十来个节目。节目是定下了，可缺个主持人，我只好如实向吕局长汇报。

吕局长拍拍我肩：“你上呀。又不卖票又不直播，怕啥，自娱自乐嘛。”

好吧，滥竽充数一回，砸锅了别怪我。我心里这样想着，只是没敢说出来。

没想到气氛十二分地好，下面的掌声一阵一阵的，喝彩声也是一阵一阵的，也不知是喝正彩还是喝倒彩，反正台上台下的情绪都吊起来了。

也不知是哪一位起了个馊主意，突然台下有人喊：“主持人，来一个!”

这一叫，立马附和声一片。矛头齐刷刷指向了我。

我这人五音不全，从不去卡拉 OK，从不去舞厅，说我是歌盲、舞盲我统统认账，叫我表演节目，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我正想找个替死鬼。不料台下那一拨人来了劲，在一个大嗓门的带领

下，喊起了“凌主任——”

下面呼应道：“来一个！”

“一二三——”“快快快！”……

在这阵势下，我推又推不掉，逃又逃不脱，弄得我狼狈不堪。

坐在第一排的吕局长见我为难，就善解人意道：“你可以点一位上台帮你一起唱，这总可以了吧。”

只是唱什么呢？

想想我会唱的歌，就《我是好宝宝》等几首儿歌，不登大雅之堂，流行歌曲我一首不会，咋办呢？

也算是绝处逢生，我突然想起几个月前去延安旅游时，那导游小姐教我们的一首陕西民歌，歌名记不得了，但歌词还大概记得，好像是“拉手手，亲口口，我俩沓儿里走”。我脱口而出：“那唱个陕西民歌吧。”

这话一说口，那些一起去延安的同事马上叫起来了：“拉手手，亲口口。”随即掌声四起。

这歌要一男一女两人唱才有味。刚才吕局长说了可点一个一起唱。我怕我唱着唱着会走调，就问台下：“哪位上来陪我一起唱。”

结果在大伙儿的起哄声中，宣传处的陶斐斐被推出了座位，推上了台。

陶斐斐是大学生，张嘴能唱，提笔能写，人也长得漂亮，可就是傲气，那些帅哥想亲近亲近她，她常常正眼也不瞧。

我见陶斐斐上来，心定了，有她挡着，我张张嘴就能混得过。这我相信。

这陶斐斐果然唱得好，还很有表演天赋。她唱到“拉手手”，就上来拉住我手；唱到“亲口口”，就给我几个飞吻；唱到“我俩沓儿里走”，就侧着身，做着亲热样子。我在她带动下，配合着她，竟然也有点模样。

我俩表演一结束，下面就沸了锅般叫的喊的跺脚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把联欢会气氛推向高潮。

可能是受现场气氛感染，也可能为了满足大伙儿的要求，陶斐斐见大伙儿不答应她下台，就在“亲口口、亲口口”的叫喊声中，上前抱了抱

我，并做了个亲一口的姿势。

俗话说“抱得美人归”。我却在台上当众被美人抱了一回，那感觉却并不怎么好，或者说根本没体会到什么叫美妙，什么叫激动。

迎春联欢结束后，我一回到家，老婆劈头就问我：“好啊，和女大学生拉手手，亲口口，你能啊。”

“演节目嘛，你、你当什么真？”我觉得老婆小题大做了。

“恐怕有人当真了。”老婆很严肃地说。

女人啊，就是一个“醋”字了得，我颇不以为然。

谁知被老婆不幸而言中。

后来，“拉手手，亲口口”好像成了我的把柄似的，时不时有人不真不假的提起，然后，或神秘一笑，或表情异样。在人们眼里，我似乎真得与陶斐斐有点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似的。

我想解释，可向谁解释，向谁？